

巡江:从杨思河到吴淞口

陈丹燕

编者按:黄浦江,上海的母亲河。作家陈丹燕一直关注沿江的变化,为滨水之美献计。今天,让我们跟随她,开启她的《巡江纪》。

四月,我们在黄浦江上开了整整一上午的船,这样巡江的机会很少,即使我这个上海人,在江上看黄浦江漫长的堤岸,这也是第一次。

那天清晨,我从杨思河的内河检查站出发。也是偶尔晓得,原来这个检查站的前身属于内河航运公司,而我母亲在上海几十年,都在内河航运公司工作。幼时我依稀听到过母亲去杨思河口的检查站劳动,那是个遥不可及的乡下,她得起早贪黑,跋涉一整天。

我们的船从支流驶入黄浦江的河道,清晨时分,顺流而下,路过湿法水泥厂搅拌车间旧址,现在的穹顶艺术中心。龙美术馆,从前前的煤炭储存码头,汇山码头旧址,码头边的帆船大厦,水滴大厦,还有旧耶松船坞,经过红色的杨浦大桥,就看到杨树浦发电厂的两条大烟囱,江面开阔起来,前面就是远洋船的锚地了。

定海桥锚地也是我幼时时常听到的一个地名,还有长兴岛上的船厂,吴淞锚地等。这些都是听父亲说的。春节时,他总是去这些地方,上船去慰问中方船员。他说过船上的软梯,还有黑猫牌纸烟和骆驼牌纸烟格外辛辣沉重的气味。六月,曹景行先生跟我一起浏览那天江上拍摄的素材。看见江水时,他说,他高中最后一个暑假,独自骑自行车从湖州回上海。带着自行车乘上夜船,清晨就见到黄浦江。太阳升起之时,满江竟然一派金色。现在他正大病初愈,嗓子总是有点哑,脸色也变得很薄,似乎返回了他少年时代照片里的清秀。说到金色的黄浦江时,他

楼,春江大楼,斯沃琪艺术中心,和平饭店,中国银行大楼,怡和洋行旧址,半岛酒店,它建立在友谊商店原址之上,每每念及上海友谊商店大门口那块地面,上面用黄色和红色马赛克拼贴起来的 Welcome,我们都喏喏若若。

江岸上一栋小小的楼房,那是黄浦江上最早的水文站,属于航政局,父亲曾带我去过,我看见过堤岸处的水文刻度尺。还有一处小房子也在江边,或者就是一条船,是内河航运局航运队的办公室,妈妈带我去过一次。在露天走廊上我第一次看到白色的江鸥,它长着一张像宁波阿奶式严峻少肉的小脸。

英国领事馆旧址现在是瑞士手表的旗舰店,外滩人民英雄纪念碑下面是外滩历史陈列馆,外白渡桥,新海阳饭店,扬子江码头旧址,汇山码头旧址,码头边的帆船大厦,水滴大厦,还有旧耶松船坞,经过红色的杨浦大桥,就看到杨树浦发电厂的两条大烟囱,江面开阔起来,前面就是远洋船的锚地了。

定海桥锚地也是我幼时时常听到的一个地名,还有长兴岛上的船厂,吴淞锚地等。这些都是听父亲说的。春节时,他总是去这些地方,上船去慰问中方船员。他说过船上的软梯,还有黑猫牌纸烟和骆驼牌纸烟格外辛辣沉重的气味。六月,曹景行先生跟我一起浏览那天江上拍摄的素材。看见江水时,他说,他高中最后一个暑假,独自骑自行车从湖州回上海。带着自行车乘上夜船,清晨就见到黄浦江。太阳升起之时,满江竟然一派金色。现在他正大病初愈,嗓子总是有点哑,脸色也变得很薄,似乎返回了他少年时代照片里的清秀。说到金色的黄浦江时,他

什么诗?跳进生活的海吧,而后上来沉思。诗,一旦离开生活的土壤,必然出现严重的“虚脱”现象!一旦关闭生活的门窗,把自己束之高阁,抒发的无非是一点蜗角之情,诗中必然出现严重的“失血”症状,虽故作高深,因苍白无力,诗站不起来。有的则走火入魔,古怪、晦涩、迷乱无章,诗越来越看不懂,让人不知所云如堕五里雾中,有的似巫婆口中的符咒,胡言乱语,不知他在说些什么!因为看不懂,必然败坏读者的胃口,必然严重地脱离群众!最终,诗歌成了孤家寡人。“吹尽狂沙始到金”,深刻美好的主题,是从生活的土壤里开掘出来的,是从无数沙粒中淘洗出来的!

一个诗人,从生活中有所发现和触动,到开掘主题、选择形象、锤炼语言,不知要花费多少心血。而开掘和深化主题,是尤需用功的。

2013年10月,我接到《少年文艺》编辑老师的电话,得知我的短篇小说《一条杠也是杠》获得当年“陈伯吹儿童文学奖”优秀作品奖,11月中旬要去参加颁奖典礼。这个消息让我有些恍惚,倒不是被喜悦冲昏了头脑——突如其来的好消息固然让人“发飙”,然而最关键的是,就在那个瞬间,我发现自己与“陈伯吹”这个名字真的产生了关联。对我的个人成长经历而言,这一次与陈老的“再度邂逅”不仅奇妙,而且意义非凡。

为什么说是“再度邂逅”呢?得从我小学五年级的一次全校典礼说起。那时我就读于宝山区罗阳小学,学校位于宝山区罗店镇,始建于1905年,培养了不少了不起的前辈人物。有一天,老师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们,陈伯吹爷爷要回母校看看了。我们都兴奋起来,大家都知道,陈伯吹是很有名的大作家,他是罗

阳小学走出去的,是我们的校友!那时,我对于“作家”这个称谓的认知,仅限于印在书刊封面或是内页作品前头的方块名字。我觉得他们那么遥远,那么神圣。舅舅书橱里的那些外国小说封面上的长长的名字尤其陌生,国产原创儿童小说的作者们稍稍亲切一些,然而对于彼时仍然坐在写字台前咬着铅笔头构思小作文的我来说,依然遥不可及。如此说来,陈伯吹老先生将是

我生命中第一位“近距离”看见的大作家,这么一想,我当然会激动万分了。1989年5月的一天,老先生真的来到罗阳小学,他是回母校赠书的。学校在操场上举行了盛大的赠书仪式。那时那刻,作为操场上千多名小学生中的一员,我踮着脚尖,拼命仰起脖子,也只能看到领操台上一位老人模糊的身影。

正是这样安静甚至乏味的素材激起了我们各自的回忆吗?回忆与现实交织着,连带出时代的更迭,消失了的人与事,时间留在建筑物上鲜明的痕迹,还有一闪而过的,白鸟翅膀内侧微微隆起的血管。

正是这样安静甚至乏味的素材激起了我们各自的回忆吗?回忆与现实交织着,连带出时代的更迭,消失了的人与事,时间留在建筑物上鲜明的痕迹,还有一闪而过的,白鸟翅膀内侧微微隆起的血管。

正是这样安静甚至乏味的素材激起了我们各自的回忆吗?回忆与现实交织着,连带出时代的更迭,消失了的人与事,时间留在建筑物上鲜明的痕迹,还有一闪而过的,白鸟翅膀内侧微微隆起的血管。

正是这样安静甚至乏味的素材激起了我们各自的回忆吗?回忆与现实交织着,连带出时代的更迭,消失了的人与事,时间留在建筑物上鲜明的痕迹,还有一闪而过的,白鸟翅膀内侧微微隆起的血管。

“罗马、苏黎世、的里雅斯特,无论去哪我都带着它,并会花上数个小时的时间仔细端详它的做工。那是最纯正的爱尔兰艺术品,有那么几个填满整整一页的巨大的首字母,本质上就像《尤利西斯》里面的一章。没错,你可以将我的作品跟这些精细复杂的绘图做比较。”

被侍才傲物的詹姆斯·乔伊斯拿比较自己的杰作《尤利西斯》的,是素有爱尔兰国宝之称的中世纪手抄本《凯尔经》(Book of Kells)。当然,乔伊斯随身携带的并不是原件,而是由爱尔兰财政大臣之子爱德华·沙利文爵士于1914年复刻出版的《凯尔经》插图集。这部约成书于公元8世纪末的稀世抄本的原件如今存放在都柏林三一学院老图书馆的密室中,四卷中仅有一卷对公众开放展示,它被安置在宏伟的老图书馆“长厅”(Long Room)尽头的玻璃展柜中,是爱尔兰最热门的景点之一,每年都要迎来至少一百万人次的参观。2020年受欧洲疫情的影响,《凯尔经》展览的收入锐减了1500万欧元。

在圣三一学院工作时,我每天都会经过长厅前灰色的鹅卵石路(它们与这座爱尔兰最古老的大学同龄,已被无数师生的双足摩挲过近五百年),每次都会看见等待“觐见”国王的长长的队伍。称之为“觐见”并不过分,由建筑师托马斯·伯尔设计于18世纪初的“长厅”是一间瑰丽恢弘的双层藏书室,进入它

泛着淡淡金辉的幽黯空间,走过一排排高耸的旧木书架和看守书架的大理石哲人胸像,沿途一次次驻足查看陈列于走廊中央的珍稀手稿,直到最终抵达《凯尔经》敞开的巨型书页——这个过程就如同一次小型中世纪朝圣。《哈利·波特》剧组拍摄霍格沃兹城堡晚宴厅的首选取景地就是“长厅”,被圣三一学院拒绝后,才“退而求其次”改去了牛津大学基督堂学院的“大厅”(Great Hall)。每日路过长厅前排的人群,穿过方草地,走向办公室所在地“长厅艺术与人文研究中心”(简称Long Room Hub),我都会有一种中世纪缮写士背着抄写工具上工地的兴奋又纠结的心情。

作为镇厅之宝的《凯尔经》并非因其文字内容而成为爱尔兰瑰宝——它不过是一册以“岛屿大写字体”字母抄就的拉丁文福音书,经文基于圣哲罗姆的《通俗本圣经》及更早的古拉丁译本——却是因为它标志着凯尔特传统艺术最高成就的“海岛风格”纹饰。其书写材质(340页对开牛皮纸)约取自185头小牛犊,用青柠汁或粪水浸泡牛皮并以月刀去毛是一项费时费力的工程,若是制作时间紧张,这一数字可能激增至1200头。《玫瑰之名》的作者翁贝托·艾柯说《凯尔经》的图像艺术如此完美,以至于像“冷血凶象的产物”。编年史家威尔士的杰拉德曾于1184年在爱尔兰马斯都郡目睹《凯尔经》的真容,并大为震撼地描述道:“当

一切皆极尽精细,你就见不到精细。但若你肯花费心思仔细,用你的双眼洞穿其手工艺的秘密,你会注意到这般的细节,这样精致而微妙,这般紧密地簇拥交织,彼此拥叠,色彩如此栩栩如生,你将毫不犹豫地宣称:这一切绝非出自人类之手,而是天使的杰作。”根据现代

在我们的人生旅途中,有时候会碰到这样的人,也许互不相识,但是他们的一些作为却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点亮未来的路。我们应该感恩,不要忘记他们。

1963年和1964年,上海市教育局和团市委联合举办了两届少先队辅导员专训班,学员来自上海各师范学校,都是品学兼优的共青团员。培训包括少先队理念和技能、儿童文学和创作、音乐和舞蹈、体育和游戏、美术和科技等,老师都是专家,同学们后来表现都不错。五十多年过去了,两届专训班部分老同学不久前举行交流会。当现任市少先队总辅导员赵国强问道,少先队辅导员专训班属于“定向培养”,教育局方面的决策者是局长,她(他)是谁呢?大家居然都被问倒了。这件事我默默记在心里,决心弄个“水落石出”。通过几天了解、查询,终于得知1959年到1964年,上海市教育局局长是孙兰。

孙兰,原名韦毓梅,1913年生于江苏盐城,1933年参加左联。1934年,孙兰赴清华大学学习。1935年,她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她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从中文系毕业来到上海,以中学教师为公开职业,投入上海妇女救国会工作。后任苏皖边区淮安县县长。新中国成立后,孙兰担任过南京市文教局副局长、安徽省教育厅厅长,1959年到上海担任教育局局长。

我还了解到,孙兰任上海市教育局局长期间,为提高中小学教育质量做了大量工作。她喜欢跑学校,听基层意见,集思广益制定了《中小学工作条例》《中小学学生守则》等一系列文件,推进上海中小学工作有章可循,教师队伍的培养有序渐进。

孙兰曾经被周恩来总理称为“苏北解放区第一位女县长,是我家乡的父母官”,被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撰文称为“共产党的女才子,红色中国的女县长”。1968年4月8日她不幸去世,时年55岁。现在,盐城有“孙兰生平事迹陈列室”。师恩难忘,“喝水不忘掘井人”,希望上海的莘莘学子能记住孙兰这个名字,感谢为上海教育事业做出贡献的人。

不该忘却的纪念

潘与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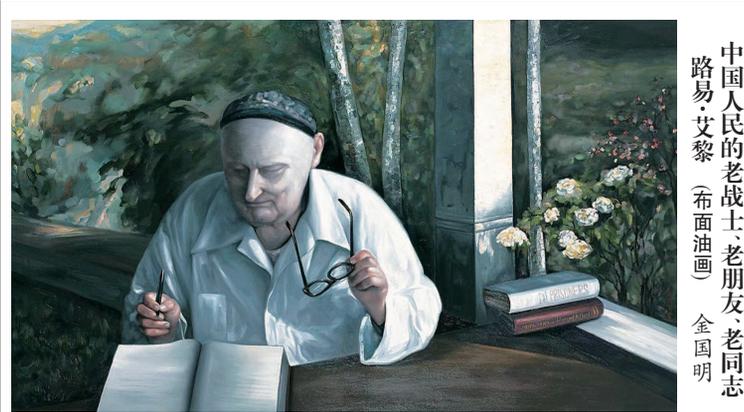


《凯尔经》

包慧怡



夜光杯 中国人老战士老朋友老同志 路易艾黎(布面油画) 金国明



中国人老战士老朋友老同志 路易艾黎(布面油画) 金国明

诗余断章

刘希涛

什么是诗?跳进生活的海吧,而后上来沉思。诗,一旦离开生活的土壤,必然出现严重的“虚脱”现象!一旦关闭生活的门窗,把自己束之高阁,抒发的无非是一点蜗角之情,诗中必然出现严重的“失血”症状,虽故作高深,因苍白无力,诗站不起来。有的则走火入魔,古怪、晦涩、迷乱无章,诗越来越看不懂,让人不知所云如堕五里雾中,有的似巫婆口中的符咒,胡言乱语,不知他在说些什么!因为看不懂,必然败坏读者的胃口,必然严重地脱离群众!最终,诗歌成了孤家寡人。“吹尽狂沙始到金”,深刻美好的主题,是从生活的土壤里开掘出来的,是从无数沙粒中淘洗出来的!

为什么说是“再度邂逅”呢?得从我小学五年级的一次全校典礼说起。那时我就读于宝山区罗阳小学,学校位于宝山区罗店镇,始建于1905年,培养了不少了不起的前辈人物。有一天,老师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们,陈伯吹爷爷要回母校看看了。我们都兴奋起来,大家都知道,陈伯吹是很有名的大作家,他是罗

童年的回响

冯与蓝

说至少得像领操台下的鼓号队员吧!那时候,“成为作家”这件事,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奢望。只是很多次,在翻看喜欢的书籍,或是摘抄偶遇的妙语佳句时,想到曾经站在操场人群中踮着脚,用好奇又急切的目光寻找大作家、又失落不已的自己,会忍不住遐想:如果有一天我能发表作品,是不是就离作

十日谈

延续爷爷

为小孩子写大文学 一生追求的理想。明日请看本栏。 责编:刘芳